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四

宋

真宗皇帝

庚申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僉書樞密院事

瑋沈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遠人羌戎畏愛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沈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况復被酒漏言尤為粗疏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至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

時帝得風疾事多次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諧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

邪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

亦豈得辭始事
不藏之咎哉

世宗本紀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

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字寶臣劉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

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

如是帝悟乃止詠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

盛度字公量餘杭人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準之婿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無遠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

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

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儀大名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

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

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

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因

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

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

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置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

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

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揚州所識後

遂興德齊名
時號楊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苦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蕃置勒斯賓來降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疾至京謂因言

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是為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

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

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

承明殿太后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

人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

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

立朝時倚為重

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仁宗即位年已十三不為幼矣使得公正大臣輔政則朝廷可望清明母后臨朝無益於君德而有損於國是特僉士之徒計圖依附擅專耳王曾既稱正色立朝時倚為重何不於受遺時力陳利害沮處

分軍國之詔以圖深本登源而僅爭留權字議定垂簾為苟安計耶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真宗臨崩惟言寇準李昉等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昉嘗諫立已前事具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黨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曹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曹嘗以第舍銀準曾況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昉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之曰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還

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陞舊作僧今改等來弔祭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此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

準之貶尚由不密失身迫則無罪而亦被逐莊獻以私怨遽退大臣豈所以昭太公無我之度況以朋黨誣連則更過矣丁謂諸生記事云云而不顧清議小人而無忌憚又何責焉

丁謂當仁宗初立持有垂簾之事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於并

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焉極力為營賊所謂生平嚴正者安在至云惡敵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暇人聽親之有且極已自稱莫敢難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旅遊亦可概見矣

史臣以天書殤葬為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為非且謂富弼其偽焚其書誅其人

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冠準使人以一孟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恩思戒家人無報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耀卿所付其家戒使者伺耀卿會衆僚時達之耀卿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在學醫永昌陵北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崇信之主見初踐位相臣李沆屢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香錄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暨歲

即元歷天通監律

卷之二十四

宋真宗皇帝

三官書局石印

夫天書妄誕不足信事後止
宜置諸不論不
議而已舉而投
罪夫大且又追
殺奸邪豈非彰
真宗之過於祖
落之後而寬無
補政化之得失
哉

茶法三說貼射
終北宋世凡三
更易時率以貼
射為便然亦有
以見錢錢京
師入少出多為
患者而劉敞政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冠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

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

字子思榮
州膠水人

言于帝曰冠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誣

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搆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

乃太后姻家不可與執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

史鞠詠

字詠之
開封人

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

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

謂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于書無所
不讀尤喜焚勳後退當日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于黃紙上

押字早故切切求入
中書為時議所駁

吐蕃李立遵來附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

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字道宗
廣州人

講論語初詔

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數左右瞻瞻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疎

然改聽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雜茶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

字仲詢
新喻人

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

字謙
臣數

人亦言天下殷富日耗稍蓄未生而和糴桑葉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採正

陽修則極論均賦納錢之害以此知弊由法生惟在經理之善與不善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解鹽耗課又何獨不然

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

字順之陰城人

呂夷簡魯宗道領之首考茶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

芻糴者雍熙後用兵多募商人入芻糴塞下酌權貨務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

六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說請作及其既散利歸商賈非盡行商

多其土人急于售錢得券即轉鬻茶商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日賤故券多滯積由是

備日慶利薄不趨以茶法大壞至是詔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祺石橋洗馬黃

同舒州曰太湖羅澤壽州曰霍山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索之

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

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

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密舒州羅澤壽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然必輦茶入官隨商

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以物為質曰貼指物而取曰射給券若歲課貼射不盡

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糴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置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

謂之貼錢法以實錢入粟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詔等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

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言之仲反猶並邊芻粟上皆從之詔法既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會孫奭等亦

隨商人所便詔改知洪州尋奪職事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厯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誅實拯營救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未幾卒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四 宋仁宗皇帝 四 官書局石印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後復官賜諡忠愍

初太宗得通天犀犀角紋有白理如線夜視有光者名通天犀亦曰夜明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病遣人取自洛中既至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諡諡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神竹焚紙踰月枯竹盡生

北有寇萊公祠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索部中幾二千

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做于唐之飛錢以楮為之其後務關子會子錢引及鈔畧同此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

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字希極河東人張若谷字德

錄而劍州沙縣人請置交子務以權具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

為額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

甲子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女

時張美人河南永安人石州推官堯封之女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此
丑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考宋史仁宗紀是年書觀刈麥皇祐元年則不書續綱目皇祐元年書幸後苑觀刈麥而此則不書今依宋史為據而以續綱目所載附注于此

自張詠立交子法而會關詠鈔屢易名目鑿自不可究詰詠之為此特因救一時鐵錢之失非欲經久通行效尤者不原其立制本意圖法幾因之窒礙先拘泥不違事體之過也泉貨貴於流通豈可使他物操其盈絀況後世以銀為幣輕費易致又安取此滯閣朽爛之物耶

聞民舍機行聲賜織婦茶帛帝復于後苑作實岐殿歲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種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冬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昞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昞家昞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樞密副使晏殊言昞無勲勞徒以恩幸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昞尋更名耆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拉里克舊作邪刺里今改正既而又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至是契丹將蕭惠字伯仁阿國齊五世孫舊作何國只今改正復圍甘州不克由是卓木布舊作阻今改諸部皆叛契

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上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己而果然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曾之解鼓妖之感辯何決之說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辦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并請見陳譏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殊深器之疎明敏學博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

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契姻太后家林察其詞色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論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

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諡文節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微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塞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已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為樞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小字烏哩克舊作鬼理史稱夏國語謂惜為鬼富貴為理誤今訂正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圖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

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元昊事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是年大水並在七月亦不及兩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

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沛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為歲事聞沛死內侍羅崇勳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冠帽詈辱良久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願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為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癸亥知政事魯宗道卒

諡簡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封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士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元堯佐之弟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悉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校少通力裁饒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復制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路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

續綱目作兗州今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改正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之齊州人復言此天之告戒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至是曾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衮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

小字和多名郭沁阿固府五世孫按和多名郭沁舊作胡獨蓋今改正

討之

遼東自神冊中附契丹無椎醢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

延職孫

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

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撈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衮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因留守蕭孝先

字延寧孝穆弟

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勳嘉以快衆情

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京師地震

輔臣宮觀使名實非正道蓋自真宗崇奉天書始仿唐時太清宮使而置本不當於政經仁宗因災罷之可為得體迨政和中復建神霄玉清萬壽等宮紛紛致使繁宋之世遂以為優禮大臣之典拜命者雖賢不免腴頤受之習俗移人乃至是哉

同御大安受朝
撥之於禮誠不
合仲淹論之是
也疏請還政尤
能持大義而德
忠直可謂不負
所學至以率百
官上壽會宴為
虧君體損主威
所言殊為矯枉
過正天子合天
下以隆尊養躬
率羣臣東朝拜
舞正所以備儀
教孝為世法程
又何同列此而
之嫌乎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名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伐木造船今去其弊一也陸運資人懼役連歲通逃今悉罷二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三也錢幣欲使流通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也乃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貨務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鎮字表微宣城人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積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鎮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謹阿國齊五世孫按訥治國事

宗真宮人蕭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訥木謹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初隆緒疾革訥木謹置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邪及隆緒卒左右希訥木謹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謹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訥木謹不從遣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字原魯孔子正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

宣王為戲道輔絕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字公垂越州平隸人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

意出知應天府

中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

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

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

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本謹弒其母蕭氏

訥本謹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恩因其菟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

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

夷簡相業一無足稱惟議宸妃薨終之禮思深慮遠所全實多而持論不激不隨尤得大體衡人者瑕不掩瑜褒其一言正所以貶其他過惡耳

屬吏御史蔣堂

字希魯常州宜興人

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

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

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

字子京河南人

秘書丞劉越

字子長大名

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

節度觀察及處置和蕃落使

封西平王

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輕未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

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

勳諸部令以兵法自號鄂摩烏珠

舊作菟名吾祖今改

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

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

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合譽星

注見前

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

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藉田

命宰相張士遜

明道元年二月復相

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

字子京安陵人

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

撰藉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

諡曰莊獻明肅

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

莊獻不嘗問魯
宗道以武后何
如主乎且欲立
劉氏七廟被天
子褒冕皆何為
者至進外家任
宜者猶其過之
小者耳獨於程
琳之獻圖乃擲
地詬之豈真乃
心宋室蓋亦知
彼時勢尚有不
能而已史臣遂
有過譽之誅蓋
必出於曾受其
惠者之口

夷簡本非正人
但廢后一事不
得歸罪於彼以
為脩報復也試
問后而批及帝
為有罪為無罪
即使無其事夷
簡用計傾之則
不容誅矣其詳
見於廢后事

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緯河中虞鄉人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美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充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太后遣諸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字醇之州武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夷簡疏陳八事正朝綱憲邪經禁賄賂辨佞士絕女謁疏近習罷力仁節冗費語甚切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閤文應閤封人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誥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侯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諡莊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幸洪福寺